孤樹裒談

太宗上 永樂紀元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云南茹至入鉄佛寺僧此宗顧劉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豈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礼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顧劉曰此君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盖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未幾果召還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內衣帯解奉于

上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〻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

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
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塔訝斷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髯及臍即
登寶位○上怒命數士禁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
令辭还原籍袁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袁
而鏞之舁入王府○上遂與言事
上曰夕視其鬚髭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示之袁方至○上昂
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
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髭为耳 [illegible]記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

何不逆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月○朝廷來覔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李亨布政司吏臣為李交直按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向出耶乃晋之 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伺有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巳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玄帝也○上忽握首髮皆散觧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時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達庶人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搶槍及御衣當脅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禦于軍是夕○上駐驛于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擒及膚則完
今日矣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
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甚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
經矣誤呂○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子錯説話矣或
曰平拒戰事在徐州　對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時秀邸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
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壇
上殊悪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上曰秀吾殿獸壇何也秀
曰欲換色爾○上笑曰痴子胡説嘗答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咲令諸校

往及往秀已出茆蘆肅々客無營具老妻坐茆下云秀請客不歸李火伺校坐門外地上跺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公枉臨伺燒爵後奉欵置楮地下散之便煨之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被扱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耶衆咸憤詬其在顛去僕于○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背秀疾起自後拍其背者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當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槀葬于某地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乂呼姊毋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野記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

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枚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尒等何爲
啇間以瓜皮高擲起枎亦禁夫伏甲皆起執羣官盡殺之兵
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興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文皇追謚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
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悟然曰固當先謁○陵
遂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
隆
弇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之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宮臣魏徵非皆出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東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嘗時執政大臣也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殊不類况嘗時群臣中如閒是脩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古○聖意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猶目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謂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錄良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縉歸自謫所已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瑣綴錄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同是脩相約自盡于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厠回問

家人皆飼豬否解先生笑曰一豬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盡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盖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其門見其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豬者又可則以舍生事耶　餘冬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諸未決乃

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立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誹不已乃謂外任竟下獄解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　瑣綴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脩輩俱在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係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咲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魏徵若畱于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天順日錄

○井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灵敏洪武間得事

燕邸甚稱旨靖難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寵眷非常

上曰論該大爵酧汝早晚須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客座新聞

○太宗靖内難於時死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章著者

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皆羅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

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愈逢辰謝貴張昺葛誠宋忠馬宣

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

聞变自尽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瑋廖

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瑾高巍王艮錢芹黃鉞王省刘

政一在朝之臣羅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

任盧迥暴昭毛太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

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

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

剛陳睢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

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璹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外臣士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景清龔泰陳性善平安楪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劉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稱一華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鹿愚士劉現宋懌魏澤　一華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鈍薛嵓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瑺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貫歐陽讌吳亮於戲行實之詳具於本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華陰遺事

○文皇渡江檣折江濱神廟爭甚壯將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云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

一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
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逮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圖災即古長干寺有
司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運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
江即其地鼎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
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衰以行既至令視草
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擬天下為方友者
殺之　同上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殷死於笪橋下其國長公主哭
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世帶來比至
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初靖難兵未起時長
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上不荅遽兵與以手書寄之言興師大意且
令迁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于榻內刻是数
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毋親不至今
日爾畜生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爲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孝士筆也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既芓之姚固辭乃只爲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

對如常○上曰公今日留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荅
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
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介介
耳○上曰向欲罰公罰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終
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
人姚亦不受惟莊服僧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
髡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軍府周繚厚垣以瓴甋缾缶容瓮
之口向內其上以鐵縛下畜鵝鴨日久鳴噪迄不聞鍛聲慝
文皇至燕邸開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疾　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器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

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若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消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阯叛悉如縉言　天順日錄

○太監沐敬逮文中人貌甚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　罵之口反覆敬仰視曰顧不知孰為反蛮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辞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养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宋滑事皆今日得之錢李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春鄉張宗云　華餘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從北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文皇帝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

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曰敢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饕餮之嘖遂急成余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紕繆齷齪后其後復開局各

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无遺每摘一事為標揭係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擇濫竟未完竣而罷其目録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度粲尤重度書稱為我朝王羲之命中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

○永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數步而止 或曰劉誠意蓋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誰何之李既不敢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称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朝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

石後因地方豊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万五千石反多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万米内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国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令官議脩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国中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税商販營利而常祿

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雙谿雜記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瑋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是此類者悉勿問初靖難兵入城界是脩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經死良在官奔家自焚伯瑋任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閱方孝孺等獄辭乃收觀叔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外携其二女於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逮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野紀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賜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衩襖侍從以覘覘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躬高下賞賚封宗楷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奎
士卿亞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謁○皇太孫往視之過泆河漢王請即歩
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
顧怒目者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
矣　　瑣綴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學士楊士奇進呈講議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
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身施於家國天
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尒等於講說道理處必稱前古爲

証庶幾[白明]易入又曰帝王之孝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
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三朝聖諭録
○永樂二年一月進呈勑邊將稾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
他日編入實録却用文　同上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謂翼曰銓曹引進士七人奏
擬其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命夢謂冢宰曰五品
以上服緋衣方面官闕幾人速省擬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吾一]鄉陳公祚得河南叅議　野記
○永樂初京中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歐祖母獄者刑部主
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稚无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听
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以紡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无知遂謫厚為安南椽

厚忻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耶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変復作華人多
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謐為之傳云餘冬
○求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着書專斥濂洛關閩之
說肆其醜詆
上覧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李士解
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覌畢縉对
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
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
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誇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
季友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
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着書会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

祠畫惡爛所著書最是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李以比
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
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
沈昇洪順章朴金李飛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文襃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此稱遂遍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
附者以此稱之　野記

○曾內翰棨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
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
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

翰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字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

元乎錫呂内醞甚厚　野記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廷試解縉

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避縉

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詳最殆及萬言遂為

狀元列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

位竟不顯云　天順日録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

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臥蓋時初飯罷

被酒徑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

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去至外買了吏巾條服

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看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还閣中即日間也 野記

○永樂初年○文皇嘗召盛御醫寅至便殿令診脉盛稍診脉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沐昕進两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始知爲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懐中我因抚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

叩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　仁孝也　同上

○永樂初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
年勑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
官待闕取用悉出○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録　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頎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又擬爲某京官
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老蛮子也沒這福即改爲山東某州知
州比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
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陞敎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
公必與駁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尔程曰官不須
齣承胥吏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
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

承效殷勤公必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爲月費姑以餽尔吏欲十兩林不荅去吏明日拖文書白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以實與時連坐官曰柰何吏曰當吏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我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與之十五金賫齎桃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三日果然盖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遠朝廷一時思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尊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伏如式林遂得如格爵文輩入賂市權如此而○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有夢雙綵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又嘗赴徐侍講元玉云閣之錢侍郎習礼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府踈遠姻親一時脫禍而目爲鄉人所持峯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简一時文善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譜序盖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敦本务禮此亦可爲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刻儁然王剛壽終儁以節死得贈謚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爲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爲朝廷禮遇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頗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国子生今凡祭兵器幷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鄭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秩滿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迁葬於鍾山之傍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

夷寇至邱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半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舡三十余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牽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无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筭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讓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犒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皆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濵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　野記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艄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艄所秣馬畧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逼環攻將士奮勇請入堡剿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艄者又爲隆等所縛庄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甚恐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因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此博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路以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甯伯明年又進封廣甯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兆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雖有至失機死罪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于今　保稱

〇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祿爵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首〇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

自正統時亦不褒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何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及王振用權親勳擬文）武如屬吏狁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孫致敬于輔之兄弟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日録

○国初文臣死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子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比廣為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及文皇御極復舊名　餘冬

○永樂中昆陵陳济先生善記書予同寮王廷貴語予嘗見济長子道其少時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兒探一書請父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養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誦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指济為两腳書廚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作不多見焉瑣綴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上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之鑑張公有焉同上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録永楽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戸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筵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原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為之者

其云須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
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数言耳实録既出再脩而
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王揭前詢其姓名其中一
脩偉者對曰臣姓黄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对
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
矣夫　瑣綴録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粮道自浙西涉
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
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為大明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
處即坊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黄河逆水至中

滦自中滦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猶不可言時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万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万石会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数十万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国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邉餉則用海運其時会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

暁諭往来舡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矣永楽間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水運至湯袭武陟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舡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済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礼等提督始開鑿会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済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会通河漕運而河運於是乎罷當会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会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数君子之力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赦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濙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録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誤謬矣公笑曰死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濙使外實行○旨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某至南京旦晚隨○朝○勑免朝辭臣不敢盖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如一日趍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撻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亟○宣侍衛者賞鈔

若干錠羣臣皆言不豈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
媿其心○陛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李士士奇曰○今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辞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
書奏今所從驛驢給幾尉齋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
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
汝但汝官小特某為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特陞某礼
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為都給事中已久○上知毋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郭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
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得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比
年粮餉多積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綂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不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其年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嘗附吏部復言其非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非議固不於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
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
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
南京兩法司曾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巡時有晋守事宜
數條多有相因宜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
爲亂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期進言十
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羣臣藴机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

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
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爲公傳云。 朝臣有傾巧迎合爲上
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整正楊文
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
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疏中不下所
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獻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學於今難得而黄淮數
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學勝且簡静无勢利
心盡因觧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誰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退與臣言

上恩知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侍准愈謹矣

聖諭

〇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単目以進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上奇还令赴西角楼中宫齋奇単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尒名对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単目無臣姓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尒時不病亦賦詩否对曰必賦則今単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对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為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

臣覌单内土物不過籐梳篦篦合香丸之類皆微物无重貨
必无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单目付中官令燬之一无所問○上後諭臣
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
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編脩頻以鮑明主起自沙漠
立国在燕今日地気天運巳尽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
宮殿巳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罹殿之災群臣有言不便者多藉口尚綱之
後可謂不知变巳　餘冬

○户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粮餉成治大振凡軍衛有司无不畏服一
出边境衛自指揮以下数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边将亦敬

憐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边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雖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刘良搆怨相訟卒自其材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日録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祕食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開燕之頃駕親臨問時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人知其賢者余亦不尽知也曾狀元棨自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刘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太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十者有位而壽以大行於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那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途皆哀具仪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呂山至今歲時祀焉大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寿考禄秩係於天呂子論人豈以寿考禄秩為豊歉哉客有與春闈及近來科目士者固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呂蒙亨舉進士礼部高等舊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嚴之仁宗朝韓

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
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
之洪容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国而子
熺孫塤皆係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蔡君謨子
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於後恐伏之論已
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鄉
試弗第至自訟焉事見天順日錄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
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餘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夥賜爲
侍郎趙羾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
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覩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

便安來臀蕭祚月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倚立不支仆地傍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五門外。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黃淮奏事退。上召臣近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矣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運論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儁私于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衆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耳。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黃淮於

上前執不足易服於。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帋內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策有功從浙中意與今安稱來除人相類多所寓即今居淳安　之廖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乃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觀覽焉　　聖諭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洎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材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三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会闈而經魁得一識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后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瑣綴錄

○胡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炎國蓋亦崇向勳德之義今亦濫矣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兵北出過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殘築然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亦如土基猶髙此　處當時皆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云

一日錄

〇文廟武英羣臣奏對必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司纂緝胡廣等入閣議国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恭與焉或大臣謀事未决〇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輙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甲求薦必留意振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兩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显或首尾多难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得君无日不在寵荣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愁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
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
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録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还
上問曰汝輔監国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閲視
一日常享偶頭風作醫言常汗
殿下曰上以命我〻又遣人乎及朝遂親涖祭畢还未至宮
遍躰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辦諸行在皆一閲過緘識
遣行不輙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
中晏始食及○刺使至始欣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求嚴
不知然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托○上甚喜命膳賜酒饌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蒙華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天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今兼何職
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晉守官內汝与
黃淮遇事皆言然聞○東宮有　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
未當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鳴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礼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礼可行尚書呂震

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然然同日
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黄淮楊榮金幼孜皆未
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
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国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徇人言大率類此　聖諭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幾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琥引入
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都
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
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屛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

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存至封
侯西寧　野記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
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為文有
鳴旁衛又有臨江潘若水者吉為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權
翰林待詔與脩永樂大典坐事黜為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
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觧爭士大
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閒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
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

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illegible]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礼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必頃復○命以○宸翰進○上以授臣藏○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此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傅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上詢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礼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稍覺老矣

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太學道理明熟守正精神不衰目前
建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行禮已得人否對曰已奉礼部侍郎
儀智然儀尚未决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日
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礼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
之今傳太孫講讀 必有益益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〇永樂十四年〇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馳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〇上猶未信〇車駕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
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〇上召士奇
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

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所聞

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臣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

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国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

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

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还宮後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舡教習水

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内

外刼掠恐有實跡大怒梱之冠带係之西華門内

東宮殿下叩頭懇救解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

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盖去北

京甚逆即其作惝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恬潜輝觀過豪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阯知州遇寇难從容賦詩罵賊死其子还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習張誦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愁心天地知死何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壚沈夢眉先生資深永樂中年略通書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云云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千點江城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年堪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

云
云兩事頗相類今思庵叢不載

○清江俞行之任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門无客敢懷金秋屋有情共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又拙泪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為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凄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来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喻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薄喧呶竟日樓窗懸係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嚴爲朝紳冠時稱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還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閒也或過門見有双藤外立卻足公也趨而避之 野記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文帝眷遇极隆爲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六部兼長察院大理凡佩八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者也文襄兼劉晏楊炎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韋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并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耶 同上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云游博奔精於易及深邵李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什從儒雲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弥遠家觀李思訓畫蓬萊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

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黄大冊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朱駼之乱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大常未的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蔬館壁發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无將帯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容屋金宝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有一履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尔遺物矣尔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内帑憂失物下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乞漏網焉謙常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楽畫以遺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剌闥也迨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畫以歸大師誰囯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借予叙詠其畫作奇遊

異沼株木室宇種軒特屋內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綵游採其傍張題及謝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屈崔之迹隱壁仙遊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者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稱周顛及張爲最著奇逋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闥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濙馳傳徧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緘默一言翻秘之籍凡二張之事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辭此故不記

○周志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倬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屢犯天威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因稱新曰冷面寒鐵公擢云南按察司未赴有

旨改浙江有冤民淹係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冤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

死此木欲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視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欵服加刑人稱為神明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 野記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宝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至初亦无大志事尤浩瀾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重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紐係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官皆以失寇誅 同上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窘擾金文靖公遂集諸內侍令秘不
發喪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
者入銷錫製為椑椑成舁歛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
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晋都
俾星馳即位此喪詭京師叙无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宫成礼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孝婦王氏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徙實京師為順天大興
人適喻氏事姑韓謹姑病醫藥弗效孝婦計无所出瞿然悟
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
為糜以進韓食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抹何醒之亟也
孝婦匿不言韓察其有痛狀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
天道亦甚迩愿斷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隣黨無不歎息出陳權
喻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侂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落水一女子未歿號救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舉族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患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还至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絶形迹後箴來劉命婦善視伺為擇婿歸之婦曰渠已先家吾亦无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意侍郎衞耳劉固不可知者劝諭數四久之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元唐墳盡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变其族第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江右來賫精地理之学名顯一時有经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葉以術者言祖穴

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其許此
千載穀食之地后李浚識不許輕改徐視之盖下向與土封
徵不同耳遂掩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
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愚益試事道皆不知所旨
莫能批一辭所旨名浮于實居子弗貴者歟
○楊公景事毋以孝聞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国子拜霸州判
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数歲官急徵馬数耗公嘆曰養
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
足後以父喪服闋改澧州力益奉劇有卒失牛誣民與姓為
盗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以秩滿擢化州同知晌兵乱賊千
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寖壞民謀走徙號声震天地守將夜縋

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願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欽又縛藁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　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狥賊知有備乃引去都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遁乃遺守忠二字于公而罷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巳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　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国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李校尉才我巳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南安監生云（菽園雜記）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其撰祭文姚書題作宋翥文上進

上大怒曰何無文如此命置姚於獄侯旋師行遣師行至榆木

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翥姚其爲作宝翥係

是字體差謬當得罰爵（寓圃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受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

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

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　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
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旡称六科廊是也
永樂間失火徙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菽園雜記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
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
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
土性难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实数能幾
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死或乎行伍之影
耗也在京錦衣府軍衛幼軍皆非終其身與前代兵粮皆合旗

守衛所并軍士永樂間奏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皆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伯亦多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慝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死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菽園雜記

附録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覩而莊誦之曰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恭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无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无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

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

奉天下亦將有声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絶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无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傳信錄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䢖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恵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生弗永儲子允炆幼冲嗣立厥愚自縱顛覆成章

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必欲咸刘俾无噍類天下湯
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
佑内难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宫赴火諸臣民同詞劝進朕
以○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
襲王封不意允熥弗知省躬自生疑怨朕以長兄至情不忍
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
承嗣其第四子允熞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継祖
為大用展同氣之情賡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坰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門○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
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变

上曰方迁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

劾大臣

上御午門楼命言官与大臣对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辈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将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对辨是非諸大臣皆詈嚣然啐罵言官

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

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対如初。上悦兩宥之而言官无一人得

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嘆服

蓉塘詩話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鬢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責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遞西番使过尽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傳信錄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辞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賚縉飲樂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客夜護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傳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灵每召臨馬必跑蹴闘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又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神武

不殺者矣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尊翁之藏于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蕃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原以仁恕為心術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毋方妊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舔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盖蛇之報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礼部尚書浦城潘賜齎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声者三震動天地賜

亟歸奏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白髮白弥用方黑毋夢一僧持花以遺之竟而生公居数日有僧至家索观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今我來見以咲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彷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問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实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穷鄉下邑軌跡无不到先是

仁宗為太子監国時有飛語上聞○文庙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教孝謹容疏已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後疑　俱同上

○太宗靖难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開封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措其蚤沒追封榮国公謚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文廟南伐以建文為变乱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处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国公歷事建文君

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日與黄子澄齊太盧振張昺萬成等通同謀
危社稷以後事發黄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
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国家以此不曾罪他只着
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承襲
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禄米戶部查了都
還他

孤樹裒談卷之三終